

魏泉琪

南宋詩人陸游嗜茶。陸游與茶的關係正像陶淵明與菊、李白與酒一樣深切。《劍南詩稿》中「六十間萬首詩」，陸游在中國詩壇上是位高產詩人。在這萬首詩中，其中涉及茶的詩或詞約二百多首，稱得上中國歷代詩人中詠茶之最了。

陸游與茶文化



文化什錦

在《登北榭》中，放翁有句云：「香浮鼻觀煎茶熟，喜動眉間煉句成。」字裡行間令人感到茶香提神醒腦，洋溢著一種茶熟詩成的創作快感！至於品茶和揮毫，放翁在詩中也有提及及如：「墨蛟飛下刻藤滑，蒼壁碾成官焙香。」（《秋興》）和「嫩白半甌嘗日鑄，硬黃一卷學蘭亭。」（《山居戲題》）等。

放翁《入蜀記》載：「七日往廬山，……十日，史志道餉合簾水數器，真絕品也。」上舉詩文反映了放翁對泉水的鑒別能力。放翁對茶的煎飲如何掌握火候，曾用「效蜀人煎茶法」和「用忘懷錄中法」做了研究，見《效蜀人煎茶戲作長句》等詩。終放翁一生，是與詩、詞、文、書（法）、茶、酒、琴相始終的，而茶為尤甚。直到晚年閉居家鄉時，外出也「茶灶筆床自隨」，「幸有筆床茶灶在，孤舟更入剡溪雲。」茶之於放翁，是不可須臾離的密友。他在《新闢小園》一詩中，表示：「明眼身健殘年足，飯飲茶甘萬事忘。」在病中，放翁仍是昏昏於此，餐餐難忘：「煎茶小鼎初翻浪，燈映寒窗白結花。」

孝子閔子騫

宋以柱



燈下集

「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從汪曾祺的散文《繼母》中，讀到這兩句話，大受感動，一直難以釋懷。《繼母》寫閔子騫，是因為看到一個評劇小戲，讚揚閔子騫的《鞭打蘆花》，閔子騫的親母去世以後，後母又生了兩個兒子，後母有所偏頗，大多天的，兒子的棉衣中，只有閔子騫的棉衣內不棉花，而是蘆花。父親知道這件事後，氣急，要休掉後母，閔子騫知道後，跪求父親不要那樣做，氣急，要休掉後母，閔子騫知道後，跪求父親不要那樣做，氣急，要休掉後母，閔子騫知道後，跪求父親不要那樣做...

以及從未出版的日記、筆記、信函及政府報告的原始資料，他甚至查閱了東京戰犯審判記錄稿，也通過書信聯繫日本也。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張純如發現了兩份珍貴的歷史資料——記錄日軍侵華暴行的《拉貝日記》和《魏特琳日記》，與她撰寫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道，成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鐵證。

歷史不會忘記張純如

遐邇

要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菲律賓巴丹半島和日軍作戰的美軍坦克當官兵，他們後來被日軍拘禁並殘忍虐待。由於多年來調查日軍二戰時期的暴行，接觸的全都是無比殘忍和血腥的歷史事實，一個個悲慘故事讓她陷入痛苦的深淵，加上艱苦的採訪和寫作，最終導致年僅三十六歲的張純如崩潰——吞槍自殺。



世間已無張純如（網絡圖片）

張純如雖然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歷史永遠不會忘記她。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九日，張純如的突然離世震驚了整個世界。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僅美國就有約二百三十多家報紙、電台、電視台播放了消息，並向這位年輕的華人女子致以敬意。這是罕見的，可能還沒有有一位華人的去世在美國引起如此大的震動。這都是因為她出版了《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讓西方世界對日本侵略者二戰時期在南京進行的滅絕人性的屠殺暴行有了全新的認識和關注，開創了一個新紀元。也正是因為這本書，讓世界人民知道了還有一位曾為南京三十萬冤魂奔走呼號的華裔女性張純如。在她逝世三年後，加拿大史維會和香港大樂公司通過影像「復活」了張純如短暫的一生。

張純如生活學習工作都在美國，但她知道自己是黃種人，更關注曾經在大洋彼岸發生的慘絕人寰的悲催歷史。童年時，她的父母經常提到遙遠的一九三七年，在大洋彼岸一個叫南京的城市裡發生了些什麼，她的祖父如何逃離那個人間地獄，滔滔長江水如何被鮮血染成了紅色……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當張純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殺的黑白照片時，更是感到了無比的憤怒。然而，現實是不僅有人要矢口否認南京大屠殺，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說類書籍（non-fiction）裡竟然都沒有提及這段本不應該被遺忘的歷史！幾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卻很少人知曉日本人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張純如震驚了，於是開始了查證那段歷史的艱難歷程。

為了撰寫《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張純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資料，

真相是不可毀滅的，正如張純如所言：「歷史事實終究無法毀滅，一切謊言都將被擊得粉碎。」張純如因揭露日軍侵華暴行而名垂青史。

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在一個月內就登上美國最受重視的《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並被評為最受讀者喜愛的書籍。一九九八年，美國華裔婦女協會為張純如授子「年度優秀婦女獎」，許多大學和組織頒給她各種榮譽證書；美國《讀者文摘》還將張純如作為封面人物。作為一位年輕的華裔作家，張純如強烈的正義感和出色的才華，為華裔在美國主流社會樹立了良好的形象，也成為世界華人青年的楷模。她與前NBA體育明星「東方小巨人」姚明、著名鋼琴家郎朗被譽為當今美國最引人矚目的三位華裔青年。

張純如的三本書，甚至包括計劃的第四本書，都是揭露歷史真相的書；張純如的難能可貴正在於此。旅居加拿大的華人評論家劉伯松說，「世界上仍有很多真相有待有良知的人去揭發」，換言之，我們這個世界還需要張純如這樣的勇士。然而，我們這個世界不僅缺乏發掘真相的人，還缺乏講真話的人。

相比較張純如的不畏艱險、鏗而不捨的精神，嚴謹執著的治學態度和強烈感人的正義感，內地的某些人很該認真反思。內地拍攝的一部小成本電影《東京審判》，由於創作題材的敏感受到關注，投資方竟撤資，使導演陷入困境，最後舉債才拍完，否則被電影大師謝晉稱為「每一個中國人必看的電影」很可能見不到觀衆了。再如，由美國在線公司投拍的記述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紀錄片《南京》，在美國聖丹斯電影節舉行首映，放映數日場場爆滿，並引起美國各大媒體關注。但在內地一家媒體的報道竟用了這樣的標題：「《南京》紀錄片被搶拍國人關注」，似乎是美國在搶拍了中國紀錄片的「奶酪」！歷史不會忘記張純如，但歷史也讓人警醒。

紙老虎和竹子天花板

純上

二〇一一年十月六日，美國參議院全票通過，為一八八二年的《排華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等針對中國移民的歧視措施正式道歉。國會沒有像一九八〇年代對二戰中歧視日裔的歷史作出道歉時那樣給予巨額賠償金，但也表示當年的排華立場不符合「人生而平等」的美國憲法精神，對於給華人造成的傷害表示遺憾，並且承諾將保證華裔在美國享有和其他族裔相同的權益。儘管這個決議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利益，消息傳來，美國華裔還是覺得揚眉吐氣。

《排華法案》包括禁止除了學者、商人和外交官以外的華人進入美國，華裔不得歸化為美國公民，不許和白人通婚（美國女人嫁了華裔被視為自動放棄國籍）等各種帶有歧視和侮辱性質的法令，一九四三年才開始撤銷，直到六十年代移民法改革才全部廢除。華裔不但成為唯一因國家緣起而被排斥的移民，也成為那一百年中唯一人口下降的美國移民族群。十九世紀以來美國主流意識形態對於華人的成見根深蒂固，更不是僅靠立法程序就能扭轉的。

世界金融危機，「中國人搶了美國人飯碗」的言論依然和當初的「黃禍」之說如出一轍。今年五月韓裔美籍作者威斯里·楊（Wesley Yang）在《紐約客》雜誌上發表《紙老虎》（Paper Tigers）一文，更是提出亞裔男子在美國遭遇「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式的歧視：即，美國機構裡無形的種族歧視讓亞裔永遠只能做「苦力」，擔任低級或中級職務，而無法陞遷，成為管理階層的高級領導。楊下結論：所謂「模範少數民族」、「超級成功」的亞裔男性只是「紙老虎」，在職場上不堪一擊，在生活中也沒有（白人）女性青睞。

他引用數據表明，亞裔佔美國人口的百分之五，但只佔公司官員的百分之〇點三，公司董事會的百分之一，大學校長中的百分之二。硅谷三分之一的軟件工程師為亞裔，但是三藩市灣區最大的二十五家公司中，只有百分之十的官員是亞裔。而美國全國健康署（NIH）雖然有百分之二十一點五的終身制科學家是亞裔，他們卻只佔了實驗室或其他部門領導崗位的百分之四點七。雖然亞裔佔了常春藤名校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學生，畢業以後他們的成功瞬間就化為煙雲。

不過，楊雖然鞭撻美國主流社會的隱性歧視，但更多表示對於亞裔家庭教育的讚揚。他認為，沒有人覺得亞裔適合領導崗位，因為他們的日常行為加強了社會的偏見。亞裔孩子從小在家學到的是這樣的價值觀：尊重權威，謙虛謹慎，埋頭苦幹，沉默是金，和諧為本，為了將來犧牲目前的享樂。殊不知，美國主流社會心目中的領袖卻是那些勇於冒險，敢於創新，善於自我推銷和拉關係的伶牙俐齒之徒。而亞裔在工作場合木訥寡言，長此以往，別人會認為他們一無所知或者漠不關心，負面印象更加牢固。

楊說：美國人相信的是「吱吱的輪子得到潤滑」（「The squeaky wheel gets the grease」），所以他呼籲亞裔要敢於發言，在主流社會的鎂光燈下表現自己，而不是追求那些毫無意義的證書、執照。文中甚至提到專為亞裔男子創辦的「勾引」公司，教他們怎麼和女人搭訕、約會。楊對美國價值觀的分析不無道理，他對於自己族裔的文化傳統、教育模式加以反思也值得肯定，可是僅把亞裔在美國遭受的歧視歸咎於「文化傳統」也不無幼稚。

亞裔移民在美國社會的掙扎由來已久，他們的獨特教育理念固然受本民族傳統的影響，但又何嘗不是對於主流社會排斥的一種應變措施和生存手段。無視排華法案等歷史因素而指責華裔父母思想落後，似乎有諱於受害者之嫌。何況，美國社會亞裔的知名人士不在少數，僅憑是否擔任高官作為判斷成功的標準不免以偏概全。「出頭的椽子先爛」這句中國老話也許不適合美國社會的實際，可是「竹子天花板」的存在不正說明除了反省自身以外，亞裔人士更應該致力於教育主流社會，而不是一味盲目跟風，模仿白人男子自吹自擂，在職場上華而不實。

周作人之死

李成炎

「壽則多辱」這三個字幾乎成了周作人淒涼晚年的真實寫照。

抗戰勝利後，周作人以漢奸罪坐牢。南京臨近解放時，他被保釋出獄。周作人回到北京後，迫於生計，便給當時上海的《亦報》和《大公報》寫五百至七百字的小品文，起初隔天一篇，後來幾乎一天一篇。

「琴棋書畫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如今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新中國成立後的周作人幾乎是以稿費為生，寫稿成了他一天裡主要的事情。這些幾百字的小品文，富於知識性、趣味性、史料性，比如《成舍我與劉半農》、《孫伏園與副刊》等，它標誌著周作人的散文重新綻放出上世紀二十年代巔峰時期的藝術光芒。

大師級的周作人精通希臘語和日語。此後，一九五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向周作人約稿，主要請他翻譯希臘以及日本的古典文學作品。

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每個月預付兩百元稿費給周作人，而另外一位特約譯者錢稻孫每月只有一百元。到一九六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每月支付周作人稿費增至四百元，但拿最高稿費的周作人依然不夠用，經濟時常陷入窮困狀態。那時的四百元應該比較多了，經濟窮困的原因應該是他的日本妻子常年臥病不起，要背負很多醫藥費的緣故，且是一個八口之家。

周作人算是美食家了，對美食深有研究。從他的經典散文《南北的茶食》、《北京的茶食》以及《知堂談吃》可以看出來，還有《周作人與龜羅明通信錄》一書中可以得知一些。這周鮑二人素未謀面，鮑是周的仰慕者，而鮑在香港，周在北京，兩人相差三十多歲，但兩人就這樣由陌生交流到十分熟悉彼此。通信時間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周作人經常託鮑從香港郵寄大陸「買不到」的食品過來。而困境中的周作人對鮑也只能以贈書為報。「有一本書擬以奉贈，願近於自己鼓吹，幸勿見笑，唯此版已難得，手頭亦只餘此一冊矣。」其意便以書換食品的味道。這些書後來都成為很珍貴的收藏品。

「文革」期間，周作人自然首當其衝。先是出版社的出版工作停頓下來，主要稿費來源沒有了。家庭的重擔落到了周豐一夫婦身上。此後，連同周豐一的工作也受到牽連。周作人被紅衛兵監視著，先是只能睡在洗澡間，後來媳婦求情才睡在一張簡易的床板上。此刻已是體弱多病的周作人因為營養不良，雙腿已浮腫起來。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中午還乾乾淨淨吃過粥的周作人，幾個小時後正要下地去解手時猝然發病，連鞋都沒來得及穿就溘然長逝了。

鄂西十班鼓

陳孝榮



繽紛華夏

走進鄂西的村村寨寨，山風立刻會送來優美的旋律。抬頭望去，發現它們是從一個山口送過來的。順著山口望過去，那裡就端坐著一個優美的村莊。

優美的旋律就是飄過房舍、人群、村莊與炊煙，然後朝這邊跑過來的。旋律則由鼓、鑼和喇叭共同演奏而成。鼓聲悠揚，鑼聲威武，喇叭歡快，齊鳴的鞭炮則在中間充當著推向高潮的角色。

顯然，那裡有人家正在過喜事。鼓、鑼和喇叭演奏的旋律，就是鄂西土家族的「十班鼓」。無論你是誰，只要聽見「十班鼓」奏出的旋律，均會被它帶到喜悅的巔峰與忘情的國度。

自然地，鄂西的「十班鼓」是鄂西土家人用於表達感情的一種民間音樂，與湘西的「打溜子」有異曲同工之妙。在當地被稱之為「打家業」。樂器分別有鑼、鼓、鈸、馬鑼、勾鑼

偶遇的海灣

魯人



人生在線

這是一間向東敞開的海灣，並不很寬，視野裡南北兩岸清晰可見。北面是一座座伸進海灣的山；南面則是平坦的陸地。位於漁村頭頭的旅店在海灣的正西，跨過院前的馬路，就是一小片不大的海灣，平坦乾淨也清靜。一個小亭子臨海而建，未刷漆的原木柱子，由麥秸或蘆葦鋪成頂，亭下還有幾個插在沙子裡的遮陽傘，與亭子同出一脈，原來的傘柄，草覆的傘面，一派樸素的鄉野味道。從海灘放眼望去，海灣的出口已在開天的一線處。一整整理漁網的漁民告訴我，開天出海灣要四十多分鐘。灣裡散見著零星的漁船，海面靠岸一側還漂著一片排列整齊的黑點。漁民說，那是養植鮮貝和海帶的網箱上的浮球。

海邊微風習習，清爽宜人；海裡細浪翻騰，陽光在浪上閃爍著，彷彿是誰隨手撒的一把細銀在海面上滾動。海邊只有十來名遊客，或欣賞美景，或拍攝美景，並將自己構成美景的一部分。用過早飯，旅行車便開上返途。漁村的安謐，海邊的清靜，讓許多同事向導遊抱怨，早說有此等清幽之地，何必在喧囂的旅店裡四處亂轉，白白耽擱了那麼多時間。還有有人竟自取了城市的名片，準備以後專程來此小住。那個早晨很平淡，卻令人愜意。其實，心身浮躁時，最需要的只是一份安靜，就如這偶遇的海灣。

雖然兒時在魯北生活了十餘年，但足跡未出過故鄉方圓三十里之外。暑期隨單位青島、煙台、威海路走了四天，雖是三十餘年後，重新踏上故園的土地，三座城市卻都是陌生的。

四天裡，被天公逼著澆雨，設計好的旅程自然大受影響。在青島，除了在滿眼人影的海邊看了會兒浪，便是晚上喝了一通青島特產的鮮啤酒。煙台更是只從車上遊覽了一番市容。在威海也只是上劉公島匆匆看了幾眼。不過四天的旅程中，也有一個出人意料的小驚喜。那天，傍晚時離開威海市區去投宿旅店，不想導遊竟迷了路。天漸黑，終於迷了路。天又很陰，空中無月亦無星，地上也不見一點兒光。天地駭黑一片，終於見到燈光時，卻只有稀疏的星星點點，而且都低低的在一個高度。看得車上的同事們都有些絕望，不知到了怎樣的荒郊野外。龐大的旅行社車艙地拐了幾道彎，車外竟傳來隱隱的海浪聲，聲音低緩，倒讓沉悶的車廂內有了些生氣。車駛進一座壓塌大院的院子。院子裡有些燈光幽暗，卻更顯出幾分靜謐。院裡的主建築是一座三層小樓，這便是我們當晚下榻的旅店了。客房一塵不染，四周恬靜得讓人心身鬆弛，大家一路的不滿消失大半。一路顛簸得疲倦，我便早早地就寢了。一夜安眠，清晨起床時間尚早，便信步向院外踱去。人未出院，大海已入眼簾。海面雖然有淡淡的霧靄，太陽則早已升起老高了，讓我立刻後悔應該再早起些看日出。